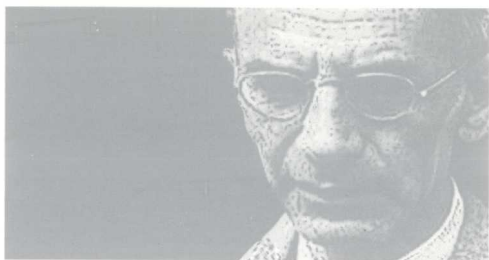


精神译丛·徐晖·陈越主编

Heidegger – Denker in dürftiger Zeit:

zur Stellung der Philosophie im 20. Jahrhundert

Karl Löwith



[德] 卡尔·洛维特 著 彭超 译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哲学在20世纪的地位

西北大学出版社

精神译丛·徐晖
陈越主编

Heidegger – Denker in dürftiger Zeit:
zur Stellung der Philosophie im 20. Jahrhundert

Karl Löwith

[德] 卡尔·洛维特 著 彭超 译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哲学在20世纪的地位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在 20 世纪的地位 / (德) 洛维特著；彭超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11

(精神译丛 / 徐晔，陈越主编)

ISBN 978-7-5604-3761-3

I. ①海… II. ①洛… ②彭…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 ~ 1976)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3370 号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哲学在 20 世纪的地位

[德] 卡尔·洛维特 著

彭超 译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359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13.75

字 数：290 千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3761-3

定 价：69.00 元



Rethinking
Reconstructing
Reproducing

*

“精神译丛”
在汉语的国土
展望世界
致力于
当代精神生活的
反思、重建与再生产

*



卡尔·洛维特

目 录

生存哲学 (1932) / 1

时代的精神状况 (1933) / 25

卡尔·施米特的偶然决断论 (1935) / 43

马丁·海德格尔和弗朗茨·罗森茨韦克

——《存在与时间》补论 (1942/43) / 95

引言 / 97

一 / 100

二 / 109

结论 / 131

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问题与背景 (1948) / 135

海德格尔的经验概念 / 140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和黑格尔思想中

本质与实存的关系 / 151

谢林、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 / 158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1960) / 165

第二版前言 / 167

一、向着自身下决定的此在以及给出自己本身的存在 / 168

二、历史、历史性和存在的天命 / 217

三、解释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中未被道说的东西 / 252

四、对海德格尔影响力的批判性评价 / 296

忆埃德蒙特·胡塞尔 (1959) / 305

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1962） / 315

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态度（1966） / 339

关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人的自然和自然的世界（1969） / 365

纪念海德格尔 80 寿辰 / 367

原版附录 / 385

说明与附注 / 387

关于本卷 / 402

附录 / 407

专名索引 / 409

人名索引 / 418

译后记 / 426

生存哲学

Existenzphilosophie

1932

目前从根本上规定着哲学疑难问题的生存哲学，在与那个最终由黑格尔对德国观念论之完成所标志的哲学时代的决裂中，有其历史来源。在黑格尔对一个超过两千年的传统的有意识完—结^①中显示了一种终结，因而显示了哲学的一个崭新开端的必要性。黑格尔的这种做法以斗争姿态积极表达自身的最一般的口号，就是“现实”和“生存”。这种对现实的生存境况的斗争性强调针对着在黑格尔那里被置于与现实同等地位的“理性”，因而从根本上针对着作为纯理论的哲学，以及对现实的纯然依照理性的“观察”和“把握”。在这种对黑格尔的反对立场中，40年来所有重要的黑格尔左派分子都达成了一致，如费尔巴哈、马克思、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尽管他们在其余方面有本质的不同。费尔巴哈针对黑格尔“抽象思维”的对立概念是“感性直观”和“知觉”，马克思的对立概念是“感性活动”或“实践”，施蒂纳的对立概念是利己的“兴趣”，克尔凯郭尔的对立概念是生存的内心深处的果敢“激情”。他们都在其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哲学的深入研究中，克服他们对生存着的现实及现实之生存的不适应，而且他们认为生存首先是人的赤裸裸的生存，不管是在其外在性（马克思）还是在内在性（克尔凯郭尔）中。只是还考虑到人的这种现实性及作为“人类学”的哲学对费尔巴

① Voll-endung，是把完成（Vollendung）一词分为了完全（voll）和（Endung）终结。——译注

- 2 哈、马克思、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来说有关现实性的本身及总体，普遍存在论意义上对存在的追问才特别地集中归结为对人类此在的追问。

要在历史关联中理解这个朝向一种人类生存的哲学的转变，就必须简单阐述，在这一概念能够成为一般哲学的主要题目之前，它是在何种事物关联中得到流传的。

生存作为实存（拉丁文 *existentia*）最初是一个经院哲学的术语，并且是作为本质（拉丁文 *essentia*）或本质性的对立概念。实存（*existentia*）和本质（*essentia*）的区别涉及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范围内每个神创的存在——但不涉及上帝本身。上帝的存在被视为**本质上**也生存着的，因为它的本质拥有完善性，而完善性拥有生存。只有在上帝中，本质和生存一同存在或者就是一体。论证这一点，是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的“本体论”上帝证明的任务，以这种方法，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也提出了论证。直到康德的“批判”才尝试从原理上对它进行反驳，因为从一个如他所称的“概念”中，是找不到其“此在”的。依照概念，一百个真实的塔勒^①和一百个可能的塔勒会是没有区别的，将它们区别开的东西——“实存”的具体——处于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的本质（*essentia*）之外。

黑格尔又把对某物本质上是什么和它一般“存在”着的这一关键的区分再次扬弃了。他把“现实的东西”本身定义为“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②——内在本质与外在感性生存的统一。因此按照经院哲学的观点仅仅标明了上帝存在

① 18世纪通用的德国银币。——译注

② 黑格尔，《小逻辑》，§ 142。——译注

以及按照康德的批判绝不统一的东西，按照黑格尔的思辨，对一切存在者来说，是“真正的”或在“经验的”意义上现实的东西。因为用如同某种纯然内在之物的本质，去反对如同某种纯然外在之物的现实性，是“没有意义的”。不如说，“理念”或“思想”及“概念”作为本质性的存在同样也是完全起作用的和现实的东西。

认识到黑格尔把本质和生存置于同等地位还仅仅是一种哲学理念内部的等同，马克思要求理性的理念在实际上同实践和理论现实性的整体统一起来，并相应地为哲学实践的现实化或“世俗化”寻找了一个原则和地基。作为对现存之现实性的“批判”，它借助本质衡量实存，而作为“共产主义”，它是对无本质的生存境况的积极扬弃，是“本质与生存”之实际冲突的“真正解决”。因此黑格尔的现实作为本质与生存直接形成的统一的论点，在原则上也适合于马克思。

谢林也借助于“积极”和“消极”哲学的区别，退而完成了这种实在的可能性和积极设定的现实性的辩证等同，但并非为了比如回到康德，而是为了超出黑格尔。老谢林在1841年以对一种“积极的”——因为关乎真实实存的——启示哲学的演讲所开启的论战，针对着黑格尔的作为一种纯然“消极”哲学的纯粹“理性”哲学。在谢林那里，德国观念论的范围内部还开始了向一种非-理性(ir-rational)生存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后来被克尔凯郭尔最有力地执行。而且谢林自己意识到了，他与那些在黑格尔的唤起下同他论争的黑格尔左派分子，从事着反对黑格尔的共同事业。

由以上所述同样表明，反对我而要为那些理性的或消极的哲学进行辩护或抗辩，是多么徒劳。……这些坚信对此负有使命，并且尤其坚信就这一点而言必须接受黑格尔哲学针对我的抗辩的人，至少部分地并不反抗肯定哲学，相反，他们自己**也想要**这一类的东西；他们只是持一种观点，这种肯定哲学必须被建基于黑格尔的体系之上，并且不能建基于其他任何东西之上，黑格尔体系除了由**他们**推进到积极中去之外，并不缺乏更多东西，这一点，他们认为，能够存在于^①一个持续的进展中，不间断并且没有任何回返。（《谢林文集》II,3,第90页）^②

- 4 谢林想要指出，向生存的积极转变关键在于，黑格尔把生存仅仅囊括在存在问题的幻象中，实际上却只把逻辑概念假设成了一种并不归于它的实存。当黑格尔让比如“理念”自己去决定的时候，他的本体论逻辑只“影响”“实在的东西”。他的本体论使现实变为一种“存在的荒漠”，变为一种虽然必不可少却是消极的哲学，但他自己认为这哲学是积极的，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哲学的整体。

在这里，在否定与肯定哲学的无差别中，人们想要以一种被恰当理解的、只可能有否定含义的哲学，去达

① 据C. H. Beck 1983年出版的《谢林文集》第6卷第90页，此处应为“发生于”。——译注

② 这是谢林1841年的《天启哲学》（*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中的片段。——译注

到对肯定哲学才是可能的东西，在这点上，正如所说过的，困惑以及原始荒芜本质的原因，就在于人所陷于的东西中。（同上，第80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谢林积极的启示哲学的演讲及克尔凯郭尔的一些日记摘要的详尽报道^①，有力地表明了那个时期有教养的世界曾寄予谢林的厚望，但也表明了对其实生存中存在的启示的同等失望。在《或此或彼》中，这句讽刺的话在哲学对于现实的关系上谈到了谢林。

哲学家们就现实性所说的话，经常就像在一家旧货商店里的一块招牌上写着的“此处紧急处理”一样令人失望。如果一个人要带着他的衣物去熨烫平整^②，那么他会受骗，因为那招牌只是表明待售。

因此克尔凯郭尔明显不想仅仅哲学地去谈论现实，而是要使得现实本身在谈论中在场，并且对他来说只要涉及人类生存的现实，他就要在生存的意义上谈论生存并运用哲学——不同于一种系统性的生存哲学的工作。^③一般在克尔凯郭尔这里谈到哲学，都涉及“心理学实验”的生存澄明，与一种“此在的系统”

① 《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I，2，第173页及以下。

② 这段文字利用了词语的多义性。在丹麦语原文中，紧急处理和熨烫使用的都是 rulle 一词，此处的德语译文也保持了这一点，用 rollen 来表示这两种意思。——译注

③ 尤其要参见《哲学片段》，《克尔凯郭尔文集》第6卷第209页及以下，第7卷第1页及以下。

- 5 明显相反，并以一种“基督教的训练”为目的。然而他用假名所写的著作绝不是非系统的，而是在黑格尔的概念性中发展出来的，对生存问题深思熟虑的陈述和分析。克尔凯郭尔借此要做的，是重读“个别的、人的生存境况之原始文本”。但克尔凯郭尔所视为这个原始文本的不是“人的”生存，就像它在19世纪伊始由歌德通过诗、由洪堡通过观察世界、由黑格尔通过哲学体现出来的那样，而是源始的**基督教**的生存状态。他的生存概念因此反对人道主义的乃至博爱的人的存在理念，但在与“纯人类的”的相比中，也不断地突显为一种“仅仅人类的”，并且这种有意识的非人性（Inhumanität）也还是刻画了那由克尔凯郭尔所决定的**当下在场**的生存概念。

除了其特有的基督教导向，克尔凯郭尔的人的基本概念还是一种普遍的“生存”，并且首先通过他对某种如同纯粹的或赤裸裸的生存的东西，即存在的僵硬事实（*factum brutum*）的意指而被标明。随着这个被如此理解的生存向着一种实验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提升，那个直到黑格尔时仍具有权威意义的普遍的存在问题在克尔凯郭尔这里才专门转入对人的此在的追问，并非此在的全部是什么，而是它一般在此以及它如何在此，被看作是**这个此在**的本来“问题”。因此对生存的追问与对**我一般在此**或“生存着”的意义的追问相一致了。生存哲学不再首先追问各种本质性（*Wesenheiten*）或存在者的本质（*essentia*），以便随后还去追问其实存（*existentia*），而是存在**本身**（*als solches*），这个表面上不言而喻的东西，对它来说成为了要追问的。这一不言而喻的主题即是，此在的“本质”无非就是纯粹的实存，是“去存在（*Zu-sein*）”自身，正如它由海德格尔最清晰无误地表达出

来的那样。^①在作为存在论之基础的向来特别的生存的可疑性上，自在的普遍存在问题的彻底尖锐化，以断然的方式刻画出由克尔凯郭尔所决定的生存概念。

其次，这个如此理解的生存涉及“个人”的“内在的”生存。生存哲学否认在人类社会中的所谓外部的或物质的生活境况的生存含义；它不是“社会哲学”且不追问这种个别化（Vereinzelnung）的社会基础。而由于这种彻底尖锐化和内在化的人的个别化，第三，“生存”就正好意味着：自己本身现身于无的面前。——克尔凯郭尔本人用假名在《重复》中说：“人们总是用指头蘸一蘸土地，闻闻他身在何乡，我也用指头蘸一蘸此在，却闻不出任何气味。我在哪儿？说‘世界’是指什么？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是谁把我骗到这般境地，使我待站在这儿？我是谁？我是怎么跑到这世界上来的？为什么没有人先问问我，为什么没人把规则和章程告诉我，只是把我扔进人类的行列里，好像我是从人贩子手中买下的人？我是怎么卷进所谓的现实这项大事业中的？我为什么应该被卷进来？这是一桩可自行选择的事吗？……”^②施蒂纳的“唯一者”的格言：“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③——也就是把作为我自己本身的无当作基础，是对这种自身存在的虚无主义的空洞表达。生存性与

6

① 《存在与时间》，§ 9，第42页以及§ 29。然而《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问题与克尔凯郭尔的生存疑难并不一样，而后者首要达到了一种存在论的后果，并以此重建了与西方存在论史的联系。

② 此处译文参考百花文艺出版社王柏华译本，第83页。“我也用指头蘸一蘸此在”中的“此在”原译为“世界”，但此处中德文是Dasein。《重复》的丹麦语原版是Tilværelse。——译注

③ 参照克尔凯郭尔，《日记》，乌尔里希译，柏林1930年版，第145页。

虚无主义——作雅或俗解——一同构成了一种事态。克尔凯郭尔从《论反讽概念》开始到《致死的疾病》，一直在对它进行新的深刻反思。因此对他来说，借助“信仰”去战胜虚无主义的问题，就成为了根本的需要解决的疑问。在信仰中，“个体”站到了“上帝面前”而非虚无面前，站到了作为从无中创造存在的创世者的上帝面前。只有在上帝面前，人才能以积极的方式“化为虚无”。

使得一种根本的“生存”首先得以可能的个人化，其世俗成因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解体的时代”，亦即一切仅仅还以其对人的有效性现存着的东西。

7 我可能的伦理含义紧密地联系着“个体”范畴。当它借此范畴获得其虚无性，我就将其完全视为我的（……）任务，对此尽心去做（……）我和我的文章就一同树立起来。

这个范畴，将它付诸使用，而且是如此决定性地，如此个人性地，这就是（……）关键；没有这个范畴并且没有我以它所完成的这种使用，我的整个创作活动都会缺乏重复。因为从我的文章中所说的、描述的、发挥的、表达的，在其中所表达的一切，而且或许还伴随着幻想与辩证，心理学的机敏诸如此类——从中将一定不无进一步的东西产生，即作者理解了他的时代并且理解了那一点，就以一种独一无二的词汇绝对确定地表述出来并同时动态地表述出来，他理解了他的时代并在时代